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### 第十二回 義僕親身替主 忠臣捨命投親

話說那章大娘上前一步，將尖刀就向沈謙刺來，沈謙叫聲“不好”，就往旁邊一讓，祇聽得嘩的一聲，將沈謙的紫袍刺了一個五寸長的豁子。天子大驚，嚇得兩邊金瓜武士一齊來救。章大娘見刺不著沈謙，曉得不好，大叫一聲，回手就一刀自刎了，死在金鑾殿下，沈謙嚇得魂飛魄散。皇上見死了，沒法審問，祇得傳旨拖出屍首，一面埋葬，一面傳旨將羅府的家眷一齊斬首。可憐羅府眾人，也不知是甚麼緣故，一個個怨氣衝天，都被斬了。街坊上的百姓，無不嘆息。金瓜武士斬了眾人，回朝繳旨。天子命沈謙將羅府封鎖了，行文各府州縣，畫影圖形，去拿羅燦、羅焜，沈謙領旨，不題。後人行詩讚王氏道：親身代主世難求，都是閨中一女流。

節義雙全垂竹帛，芳名千載永無休。

話說羅門一家被斬，滿朝文武無不感傷。祇有秦雙好生疑惑，想道：“方纔分明不是我的妹子，卻是誰人肯來替死，真正奇怪。”到晚回家，又疑惑，又悲切。又不敢作聲，秦太太早已明白，到晚等家人皆睡了，方纔把章宏送信的話告訴秦爺，說姑娘外甥俱已逃出長安去了，又將王氏替死的話說了一遍，秦雙方纔明白，嘆道：“難得章宏夫婦如此忠義，真正可敬。”一面叫公子：“你明日可到水雲庵去看看你的姑娘，不可與人知道，要緊。”公子領命，原來秦爺所生一子，生得身長九尺，黃面金腮，二目如電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有人替他起個混名叫做金頭太歲，秦環當下領命，不表。

且言沈謙害了羅府，這沈廷芳的病已好了，好不歡喜，說道：“爹爹既害了羅增，還有羅增一家親戚的人，須防他們報讎。”沈謙道：“等過些時，我都上他一本，參了他們就是了，有何難處。”沈廷芳大喜道：“必須如此，方免後患。”不言沈家歡喜。且言那晚羅老夫人，同了兩位公子，帶領章琪，走出城來，已是二更天氣，可憐太太乃金枝玉葉，那裏走得慣野路荒郊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走了半夜，將及天明，方纔走到水雲庵。

原來這水雲庵祇有一個老尼姑，已有七十多歲。這老尼見山主到了，忙忙接進庵中，燒水獻茶。太太、公子淨了面，擺上早湯，請太太、公子坐下，可憐夫人滿心悲苦，又走了半夜的路，那裏還吃得下東西去？淨了面，就叫老尼姑收拾出一間清淨空房，鋪下床帳，就去睡了。二位公子用了早飯，老尼不知就裏，細問公子，方纔曉得，嘆息一回。公子又吩咐老尼：“瞞定外人，早晚伏侍太太。我們今晚就動身，等我們回來，少不得重重謝你。”老尼領命，安排中飯，伺候太太起來。不多一刻，太太起來了，略為梳洗，老尼便捧上中膳。公子陪太太吃過，太太說道：“你二人辛苦一夜，且歇息一宵，明日再走罷。”二位公子祇得住下。到了次日晚間，太太說道：“大孩兒雲南路遠，可帶章琪作伴同行，若能有個機會，送個信來，省我掛念。二孩兒到淮安路近，見了你的岳父，就往雲南，同你哥哥一路救父要緊。我在此日夜望信。”二位公子道：“孩兒曉得。祇是母親在此，少要悲傷，孩兒就去了。”太太又叫道：“章琪我兒，你母親是為我一家身亡，你就是我孩兒一樣了。你跟大哥哥雲南去，一路上全要你照應。”章琪道：“曉得。”

當下四大人大哭一場。正要動身，忽聽得叩門，慌得二位公子忙忙的躲起來。老尼開了門，祇見一位年少的公子走進來問道：“羅太太在那裏？”老尼回道：“沒有甚麼羅太太。”那人見說，朝裏就走，夫人躲在屏後一看，原來是侄兒秦環。正是：

祇愁狹路逢讎寇，卻是荒庵遇故人。

太太見是秦環，方纔放心，便叫二位公子出來，大家相見。太太道：“賢侄如何曉得的。”秦環遂將章宏送信，章大娘怒刺沈謙，金鑾殿自刎之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大家痛哭一場。秦環道：“姑母到我家去住，何必在此。”羅焜道：“表兄府上人多眼眾，又有不便，倒是此處安靜，無人知道，祇求表兄常來看看，小弟就感激不盡了。”秦環道：“此乃理所當然，何勞吩咐。”當下安排飯食吃了，又談了片刻，已有四更時分，太太催促公子動身，可憐他母子分離，那裏捨得，悲傷一會，方纔動身而去，秦環安慰了太太一番，也自回家去了。

單言兩位公子走到天明，來至十字路口，一個望雲南去，一個望淮安去。大公子道：“兄弟，你到淮安取救兵要緊，為兄望你的音信。”羅焜道：“小弟知道，祇是哥哥，雲南路遠，小心要緊，兄弟不遠送了。”當下二人灑淚而別。大公子同著章琪望雲南大路去了。二人從此一別，直到羅燦大鬧貴州府，暗保馬成龍，並眾公侯，在雞爪山興兵，纔得兩下裏相會。此乃後事，不提。正是：

春水分鶯序，秋風折雁行。

說話二公子見哥哥去遠了，方纔動身上路。可憐公子獨自一人，悲悲切切，沿路而行，見了些異鄉風景，無心觀看，祇是躑路，又是路上非止一日。那一日，到了山東兗州府寧陽縣的境界。祇見那沈謙的文書已行到山東，各州府縣，處處張掛榜文捉拿羅燦羅焜，寫了年貌，畫了圖形。一切市鎮鄉村、茶坊酒肆，都有官兵捕快，捕捉十分嚴緊，凡有外來面生之人，都要盤問。羅焜心內吃驚，祇得時時防備，可憐日間躲在古廟，夜間趕著路奔走，那羅焜乃是嬌生慣養的公子，那裏受得這般苦處。一日，走過了兗州府，到了一個村莊，地名叫做鳳連鎮，羅焜趕到鎮上一看，是個小小的村莊，莊上約有三十多家，當中一座莊房，一帶壕溝，四面圍住，甚是齊整。公子想道：“我這些時夜間行走，受盡風霜，今日身子有些下快，莫要弄出病來，不好行走。我看這一座莊上人民稀少，倒也還僻靜，沒得人來盤問。天色晚了，不免前去借宿一宵。”主意已定，走上莊來。正是：

欲投人處宿，先定自家謀。

話說羅焜走到莊門口，問：“門上有人麼？”祇見裏面走出一位年老公公，面如滿月，鬚似銀絲，手執拐杖，出來問道：“是那一位。”羅焜忙忙施禮道：“在下是遠方過客，走迷了路，特到寶莊借宿一宵，求公公方便。”那老者見公子一表人材，不是下等之人，說道：“既是遠路客官走迷了路的，請到裏面坐坐。”羅焜步進草堂，放下行李施禮，分賓主坐下。那老者問道：“貴客尊姓大名，貴府何處。”公子道：“在下姓張名焜，長安人氏。請問老丈尊姓大名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小客人既是長安人，想也知道小老兒的賤名，小老兒姓程名鳳，本是興唐魯國公程知節之後，因我不願為官，退歸林下，蒙聖恩每年仍有錢糧俸祿。聞得長安羅兄家被害，今日打發小兒程珮到長安領去討信去了。”羅公子祇得暗暗悲傷，勉強用些話兒支吾過一刻，辭了老者，不用飯，竟要睡了，老者命他在書房內安歇。羅焜見了安置，自去睡覺，那知他一路上受不少風寒，睡到半夜裏，頭疼發熱，遍體酸麻，哼聲不止，害起病來了。唬得那些莊漢，一個個都起來掌火上燈，忙進內裏報信與程鳳知道，說：“今日借宿的那個小客人，半夜裏得了病了，哼聲不止，十分沉重，象是要死的模樣。”唬得程鳳忙忙起身，穿好了衣衫，來到客房內一看，見公子和衣而睡，兩淚汪汪，口中哼道：“沈謙，沈謙，害得俺羅焜好苦也！”眾人聽了，大驚說道：“這莫非就是欽犯羅焜？我們快些拿住他，送到兗州府去領賞，有何不可！”眾人上前一齊動手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